

年味里的团圆时光

★ 胡江平



快过年的家里，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。妈妈总比太阳起得还早，忙着备年货的身影，是腊月里最暖心的风景。屋里的桌子上，腊肠腊肉摆得满满当当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，油亮亮的泛着金光，肉香混着八角、桂皮的香味缠在一起，把年味酿得浓浓的。妈妈拿着浆糊贴春联，我踮着脚帮她扶着边儿，看大红的“福”字稳稳贴在门框中间，红纸上的金字映得她眯了眼：“贴了福字，年就算真的住进咱们家啦！”妹妹蹲在窗边，小心翼翼地吧带花纹的窗花贴在玻璃上，红色的纹路舒展开来，一下子就让屋子变得喜气洋洋的。

腊月的风一刮，空气里就飘起了甜甜的年味，悄悄把年的大门推开了。街边的红灯笼一个接一个挂起来，暖乎乎的光晃悠悠的；超市里的春联、福字堆得像小山，墨香混着热闹的气息四处飘；菜市场的摊位前，商贩的吆喝声穿透寒风，腊肉的香，坚果的脆缠在一起，每一口呼吸里，都藏着要过年、要团圆的开心劲儿。对我来说，春节从来不是个冷冰冰的节日名字，而是浸在烟火里的暖，是刻在记忆里的团圆记号。

除夕一大早，年味就浓得化不开了。厨房简直是全家最热闹的小舞台，妈妈在灶台前转来转去，剥饺子馅的“咚咚”声像小鼓点，切菜的“嚓嚓”声脆生生的，烧水的“咕嘟”声软软的，三种声音凑在一起，就是最好听的过年小调。我靠在厨房门口，看妈妈把白菜的清甜、韭菜的鲜香和肉末拌在一起，再加葱姜末、香油，手一搅一拌，馅料就香得不行。包饺子的时候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，妈妈的手真巧，捏出来的饺子一个个圆滚滚、胖乎乎的，排得整整齐齐；我和妹妹可就随意发挥了，把饺子捏成圆的、方的，甚至捏成小动物的样子，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，笑声都飘出窗外了。饺子下到锅里，一个个雪白的“小胖子”在水里滚来滚去，浮起来，鼓起来的时候就熟啦。咬一口，鲜美的汤汁在嘴里爆开，暖意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，舒服极了。

天黑了，灯亮起来，春晚的歌准时响起来，把团圆的时光裹得暖暖的。窗外，烟花一个接一个地冲上夜空，红的像晚霞，金的像星星，紫的像云朵，在黑夜炸开一片绚烂，伴着“砰砰”的响声，把过年的热闹劲儿推到了顶点。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，年夜饭的香味飘散开来，拿起筷子，聊着这一年的小事，收获的快乐，盼着新的一年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奶奶摸着温热的茶杯，慢慢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春节：没有好看的烟花，没有丰盛的饭菜，一碗热饺子，几颗硬糖就够开心一整年了，那时候的快乐特别纯粹。我们安安静静地听着，好像跟着奶奶回到了那个简单却满是温暖的年代，心里软软的。

大年初一的早上，是被清脆的鞭炮声叫醒的。换上新衣服，精神抖擞地给长辈拜年，接过厚厚的红包，听着一句句暖心的祝福，暖意从指尖传到心里，一点寒意都没有了。出门拜年的时候，邻里之间的问候声、道贺声不停歇，每个人的脸上都红扑扑的，挂着笑容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烟火气和甜甜的笑声。小朋友们攥着糖果和玩具，在巷子口嬉戏玩耍，清脆的笑声在房子之间回荡，这就是春节该有的样子呀，热热闹闹，充满活力。

沿着蜿蜒的记忆
跨越桥下的欲言残夕
车灯划开黑夜披风的拉链
隐约可见初春的逃离

除
夕

★ 雷宜鸣

钟声飞过山顶皑皑
刹那的绚烂衬托亘古的沉寂
井口崭新的桃符在花火的映衬下
绽放着许多新年的期许

那山顶巨石风化为齏粉
覆了战火的伤痕
在圈圈年轮的追赶下
又一具幼稚的灵魂
披上了成熟的外衣

盛装的新年收走未了的答卷
分下一叠空白试题
于是
在这初生的希望里
我播撒一片未名的花种
期待仲夏 芬芳四溢

贴
春
联

★ 曹青

母亲用木筷拨弄米糊，
掀动纸上未干的墨迹，
横笔如扁舟载走门神，
竖笔如青松卡进裂缝，
而撇捺突然松开自己，
在桐油未涂的木质纹理间洩成根须。

父亲用桃符校准角度，
去年胶痕如褪色的掌纹。
墨迹在紫外线分解出：
丹砂、松烟与受潮的钟声。
当他撒开手，那对木质翅膀，
竟驮着门楣轻轻起伏。

我和妹妹点燃那挂鞭，
捻子却忽然长得像条胡同。
我们站着等，等回声漫过井台，
等邻家的焰火先碎成银河，
等童年那头，
被震落的雪从柏枝滑向空盆。

直到鞭炮碎淹过脚踝，
新墨与旧浆才完成契约，
红纸驯服了整面斑驳的墙，
原来永恒不过是一—
映着春联上未干的墨，
暖了岁岁年年的归途！

除夕的午后，阳光斜斜地淌进厨房，落在母亲翻炒腊肉的铁锅里，溅起细碎的油星子，混着花椒与桂皮的香气，把整个屋子填得满满当当。弟弟正在门上贴春联，红纸边角被风吹得轻轻晃，他仰头问我：“姐，爸以前总说春联要贴得齐，你看我这歪了没？”

我俯身去扶春联的边角，指尖触到红纸的暖意，忽然就想起往年此时，父亲也是这样蹲在地上，粗糙的手掌按着春联，另一只手攥着胶布，嘴里念叨着“左挪一点，再右挪一点，过年要的就是个周正”。那时他的头发还没白，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田埂上被岁月踩出的纹路，深刻却温暖。

“没歪，正着呢。”我轻声应着，转身去帮母亲摆碗筷。碗碟是父亲之前特意去集市挑的，青花瓷底，印着小小的福字，他说过年就要用新碗筷，添福添喜。我拿起一只碗，指尖摩挲着碗沿的纹路，仿佛还能摸到他当时握着碗时的温度——他的手总是粗糙得很，却总能把碗筷擦得干干净净，摆得整整齐齐。

母亲把炖好的鸡汤端上桌，浓郁的香气飘散开来，我下意识地看向餐桌主位。往年这个时候，父亲总会坐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酒壶，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一杯酒，然后笑着说：“这鸡汤炖得好，我闺女最爱喝。”说着就会给我夹一块鸡腿，鸡腿上的肉炖得软烂，轻轻一抿就脱骨。可今天，主位上空空的，酒壶安安静静地躺在桌角，没人再去碰它。

“你爸要是在，见着这一桌子菜，肯定又要喝两杯。”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，她拿起勺子给我们盛汤，勺子碰到碗壁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低头喝着汤，鸡汤的鲜味在舌尖散开，却少了往年的暖意。那年过年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欢声笑语不断，我当时笑得特别开心，以为这样的团圆，还有无数个。

夜渐渐降下来，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烟花在夜空里炸开，绚烂夺目。弟弟翻出那年的照片给我们看：照片里，父亲站在屋外，手里举着烟花棒，烟花的光点落在他的头发上、肩膀上，他笑得像个孩子；母亲靠在他身边，手里攥着他的胳膊，脸上满是笑意；我站在一旁，手里拿着手机，记录着这热闹的瞬间。

春晚开始了，电视里的歌舞热闹非凡，屋子里却显得有些安静。母亲倒了满满一杯酒。我看着那杯酒，仿佛看到父亲正坐在那里，端起酒杯，笑着和我们碰杯。“爸，过年好。”我轻声说着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碰着酒杯，说着笑着，父亲的声音洪亮，总能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。可现在，只剩下我们三人，对着一杯温好的酒，诉说着思念。

春节的钟声敲响了，窗外的鞭炮声更响了，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。我走到屋外，看着漫天的烟花，想起父亲曾说，烟花就像过年的祝福，炸开的时候，就能把心愿送到天上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念：爸，我们都很好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在那边，也要好好地，也要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年。

风轻轻吹过，带着年的气息，也带着一丝熟悉的味道，像父亲身上的烟草味，又像炖鸡汤时的香气。我伸出手，仿佛能摸到他温暖的手掌，能听到他熟悉的话语。原来，思念从来都不是渐行渐远的影子，而是在每个团圆的时刻，悄悄涌上心头的暖意，是藏在每一道菜、每一杯酒、每一张照片里的牵挂。

年酒温了又凉，凉了又温，就像我对父亲的思念，从未停歇。这个春节，虽然他不在身边，但我知道，他一定在某个地方，看着我们，陪着我们，和我们在一起，共度这个团圆年。

漆
水
副
刊

3868期

矿上的年藏着儿时最浓的年味

★ 朱巧辉

腊月的风一吹，年味便顺着家家户户的烟囱漫了出来，虽已离开矿上多年，但矿上的年却是我记忆深处最滚烫、最鲜活的印记，历经岁月沉淀，愈发清晰醇厚，一想起来，满是暖融融的烟火气与人情味。

矿上的家家户户，大多是矿工家属，记忆里的矿上，平日里总伴着选煤楼的轰鸣，煤尘的气息，矿工们披着星辰下井，踏着春色归来，日子过得规整而朴实。可一进入腊月，矿上的气息就不一样了，往日里浸着煤屑与矿灯微光的风，忽然就弱了，夹杂着烟火气，漫过街巷，染透了整个冬天的寒凉。

家里的年味是跟着母亲的身影浓起来的，而对于我和妹妹最先冒出来的不是欢喜，竟是几分藏不住的害怕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都要帮忙把东西从一个屋子转移到另一个屋子，如此往复多次，从清晨到日暮，这项浩大工程才算竣工。接下来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清洗一家人换下的衣物，拆洗的被褥和厚棉衣，80年代洗衣机是稀罕的“大件”，大冷的天指尖冻得通红发麻也洗不完。那时，矿上还是公用水管，每天定时供水4个小时，年根就有邻居把平时舍不得用的洗衣机推出来，见状，邻里街坊总会端着一大盆衣物，笑着往跟前走，隔着几米远就开喊：“趁着这个机会，借你家洗衣机洗洗衣服”，语气里带着矿上邻里独有的熟络。用完，从不会空着手，要么拎上几个自家蒸的馒头，要么抓一把刚炒的瓜子花生，表达感谢。矿上的人，大多是一起下井，一起过日子的老伙计，谁家有事搭把手，本就是常情，更别说这年底下的事了。

“小孩小孩，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腊八粥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，二十三，糖瓜粘……”。日子一踏进年关，寻常的日子就变得异常忙碌热闹，特别是年前的集会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，货架上摆满了年货，喜庆的对联，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，各种蔬菜、小吃，大大小小的鞭炮，各类款式的衣服，大人们忙着为老人、小孩添置新衣，购置年货，讨价还价的声音里满是烟火气，一眼望去，满是红火。每个人的脚步都带着匆忙，却又藏着满心的欢喜，那是为团圆奔赴的热忱，是为新年筹备的期盼。

腊月二十五，母亲会把提前泡好的糯米，上锅蒸得软糯，拌上炒香的芝麻、花生碎与红糖，揉成一个圆滚滚的年糕，寓意年年高升。蒸好的一锅锅枣馍、豆包、馒头，晾凉后放入阳台上的缸里存放。窗台前，父亲赶集买的猪后腿、猪头、猪蹄等，母亲利索收拾好后，便用配好的调料添水熬煮。还有炸丸子、麻花、麻叶、带鱼，热油滋滋作响，香气满屋飘散，我和妹妹围在灶台边打转，盼着能先尝一口出锅的美味，母亲一边叮嘱我们：“过油不可说话”，手里却也不忘递过酥酥脆脆的麻叶，香味在舌尖散开，那是童年里最难忘的滋味。

腊月的灶膛从没有熄过火，吃的热闹，便是年的热闹。

于矿上人家而言，是藏在烟火里的期盼，更是浸着温度的团圆。除夕的矿上，是一年里最红火的模样，一大早，母亲便在厨房里忙活年夜饭，鸡鸭鱼肉，荤素搭配，饺子是必不可少，母亲总说，过年吃饺子，要的就是那份平平安安的好寓意，裹着整年的顺遂，咬一口都是踏实的暖。傍晚的时候，父亲便踩着高凳贴春联，零点的钟声一敲响，矿区就像炸开了锅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震得窗户嗡嗡响。爸爸会带我和妹妹放烟花，哪怕是最简单的烟花，在漆黑的夜空绽放时，也美得让人雀跃。矿上烟花，从不会孤零零地放，这家放完那家接，烟花炸开的瞬间，驱散了冬夜的寒冷，也驱散了一年的辛劳。矿上的日子多与煤尘为伴，日子简单却也辛苦，可在这烟花绽放的年里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满心的欢喜与温暖。

矿上的春节，总带着几分古朴的温情。大年初一，矿上会组织新年活动，有锣鼓、舞狮、扭秧歌、划旱船、



踩高跷等社火表演，有歌舞等文艺演出，还有套圈、猜谜语、棋牌、跳绳比赛。孩子们则手里攥着糖果，兜里揣着压岁钱嬉闹玩耍，笑声填满了矿区每个角落。大人们也难得清闲，东家串西家，西家去东家，进门一声“新年好”，朴实的话语，全是真心的祝福。矿上的年俗，总带着刻在骨子里的规整，褪去年三十的喧闹，初一初二走亲戚的匆忙，大年初四，大伯、大姑和我家会一同拜望爷爷，岁岁年年，从未变过，进屋落座，母亲、大伯和姑姑便去灶房帮奶奶做饭，父亲、大伯和姑姑则陪着爷爷聊聊矿上一年的生产情况，说井下工作顺不顺利，生产了多少，收入如何；说我们这些孙辈们功课进步没有，爷爷听得仔细，叮嘱父亲他们井下一定要当心，凡事安全第一，平安紧要。我们这些孙辈不时凑到爷爷身边，叽叽喳喳讲着年三十的烟花、春晚的小品，讲着大扫除的累和吃饺子的香，爷爷笑着从兜里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，塞到我们手里，红纸包着，薄薄的，却沉甸甸的，那是爷爷最实在的疼爱。

日子一晃就到了正月十五，这是矿上的收尾，也是最后一场热闹。矿部门口，马路两边，一早就挂满了灯笼，华灯初上，一盏盏红灯笼映着冬夜的寒冷，也映着矿上人对来年最滚烫的期盼。一早，父亲跨竹篾，削得粗细均匀，弯成圆圈的骨架，母亲将红纸裁成纸穗，糊在竹篾扎的架子上，灯笼就做成了。晚上，我和妹妹提上灯笼点上蜡烛，呼朋引伴地在空地上跑，灯笼的光映着一张张笑盈盈的脸，你追我赶，笑着闹着。一盏盏红灯笼，燃的是年味，藏的是期盼，盼来年矿上平安顺遂，矿工无恙；盼来年邻里和睦，烟火常暖；盼来年岁岁皆安，年年团圆，把矿上日子，过得如这红灯笼般，热烈安稳，红火绵长。

如今很少回矿上了，临近春节总想起“小时候”矿上的年，那没有精致的年货，没有华丽装饰的春节，却有着最朴实的烟火气，有着邻里之间最真挚的温情，有着家人相伴的滚烫暖意。矿上的年，藏着我儿时最纯粹的欢喜，藏着刻在骨子里的温暖。

只要想起矿区的红春联，零点的鞭炮声，喧闹的社火，美妙绝伦的歌舞表演，那便是我最难忘的年味。